

展现与强索

——论海德格尔的现代技术观

王航赞

(山西大学 哲学系, 山西 太原 030006)

摘要: 海德格尔批判扬弃了现代技术是作为工具性和人类学规定的“流行观点”;他运用现象学的方法,深入到技术的本质层面,认为现代技术是世界的构造,即展现。“框架”是现代技术的本质,它的强索性规整已使事物没有其存在,而成为“立刻到位”的在在即性东西。本文着重分析了海德格尔的技术思想并对其作了扼要的评价。

关键词: 现代技术; 展现; 限定; 强索; 存在

中图分类号: B0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472X(2001)04-0006-05

历史上对技术的反思与批判并不仅仅来自于宗教。启蒙思想家卢梭就曾认为“科学技术的创造者是一个敌视人类安宁的神。”^{[1](p.379)}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一反传统工具式的“流行观念”,以批判的形式对现代技术的本质进行了思考,为我们看待现代技术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方法。

一、对“流行观念”式技术分析的批判扬弃

(一)、对“流行观念”的本质还原

长期以来,人们在探讨技术的过程中,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论断,雅斯贝尔斯可以被称为一个典型的代表。他在《现代人的精神状况》一书中将现代技术的特征概括为:(1)技术的替代性,它使人安逸;(2)技术用途的区别性;(3)技术能够成为目的;(4)技术依赖于人;(5)技术是一种能力;(6)技术通过发明和劳动而产生。海德格尔将雅斯贝尔斯的技术概括称为“流行观念”,它反映出现代技术的某些特点。通过对“流行观念”的本质还

原,海德格尔认为可将“流行观念”归结为两个基本观点:(1)技术是实现目的的手段;(2)技术是人的活动。它是从工具性和目的性两方面来界定技术本质的。

海德格尔并没有满足“流行观念”式的技术分析。他认为“单纯正确的东西还不是真正的东西,只有真正的东西使我们与那从自己的本质涉及到我们的东西建立起自由的关系。……正确的工具性技术规定还没有向我们表明技术的本质。”^{[2](p.11)}由于这种正确东西的非本质性,使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作为实现目的的手段进行了批判。

(二)、现代技术并非仅是实现目的的单纯手段

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并不是实现目的的单纯手段,它还有别的作为。“生产和使用机器要求我们与事物有一种不同的关系。”^{[3](p.23)}使用新的技术手段要求我们与事物又有一种不同的关系。随着手段的变化也产生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因此,海德格尔认为作为手段的现代技术并不仅仅在于它的单纯的中介性,因为它还反映了人与自然关系

收稿日期: 2001-06-13

作者简介: 王航赞(1976—),男,陕西省咸阳市人,山西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科学技术哲学硕士研究生。

的变化。那种主张技术是单纯的手段，技术没有涉及现实存在的观点是一种没有公正地对待现代技术的观点。“正是靠参与决定人与自然的关系，技术参与到现实的建立之中”。因此现代技术对现实，对自然和世界的存在给予了一种启示。这样海德格尔用技术参与决定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个概念把单纯的工具性的技术解释提高到一个更基本的层次上。

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有其独特的和新的东西。现代技术不是实现目的的手段，而是本身参与到自然、现实和世界的构造中。在世界的构造中，现代技术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它成为普遍地对人和自然的关系加以规定的力量，事物唯一地由技术生产的观点所决定和构成，事物的自身构造完全是从技术生产出发的。这样，海德格尔便形成了技术的统治性与决定性观念。这与现代技术工具性解释形成了很大差别。在“流行观念”那里，现代技术是目的的手段，而在海德格尔这里，现代技术是一种现实构造。

海德格尔绝没有把他的技术解释跟工具性的技术规定并列地放在一起，而是要扬弃它。在他看来，现代技术的本质决不能靠描述和划分手段与目的而得到正确的了解。“技术的本质也完全不是什么技术的东西。只要我们仅仅介绍和从事技术的东西，甘心于此或为它让路，那么我们就永远了解不到我们与技术的本质关系。”^[21(p.9)]“让我们最终地摆脱开对技术的东西只从技术上，即从人和他的机器（着重是机器水平）去了解。”^[41(p.22)]这样，海德格尔便突破了技术的工具性规定，开始追问技术的本质。他说：“按照旧的学说，被看作某物的本质的东西是：某物是什么，如果我们问技术是什么，我们就问到了技术。”^[2(p.9)]在海德格尔这里，“是什么”已不成为本质的问题。他主张本质的问题应是关于“如何显现”的问题。我们不能从“是什么”中了解本质，而本质只能从事物“如何显现”中被把握，这如同我们不能从“人是动物”的论述中得出“人在实践中显现自己”这一本质性结论。海德格尔认为技术作为一种现象，应寻求它是如何显现和出场的。这是问题的根本，背离了这条思路，便不可能达到人们所要问的任何东西的本质。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寻求技术的本质问题上，海德格尔运用了现象学的方法，越过了技术的表层现象，直接指向技术本质。

二、对技术的本质的思考

（一）、现代技术应是一种展现途径

海德格尔扬弃了工具性和人类学的技术规定，

对其作了深入的追问，从而逐渐地过渡到技术的本质问题上。在他看来，作为手段达到目的的技术，在逻辑上充当了因果关系中原因的方面。根据词源学的探究，“原因”（cause）在古希腊人那里是“对他者负责任”的意思，即使某物之为某物的一种责任。海德格尔认为这种责任是“它对于一件事物的出场是应尽责任的。”^[51(p.8)]“尽责的主要性质就是将事物发动起来使其到达，在这种意义上，尽责就是驱而向前的一种机缘或引导。”^[51(p.8)]所谓机缘或引导，即表明“如何去进行”，意味着事物在其中展现出来的方式和途径。为了进一步说明技术的本质，海德格尔又对“技术”（technology）一词进行了词源学的考证，他认为“‘技术’（technology）属于‘产生’（bring-forth），而非‘生产’和‘制造’（make），‘产生’是从自身兴起，有‘迸发出来’的特征，不需通过他者而被带出。同时，‘技术’与‘知识’（knowledge）是相连的，它们指对某事物十分娴熟、理解和擅长，这样的认识提出了一种明白，作为明白，这是一种展现。”^[51(p.13)]于是，技术就不只是工具。技术是一种展现的途径，如果我们注意到了这一点，那么技术的本质的另一番完整的景象就向我们打开出来了。这就是展现，即真理的景象。”^[51(p.12)]

海德格尔认为“展现”是对真理的打开，具有“存在的真”的意味，这与他前期的“真理”意义相一致。这样，现代技术的关键就在于“去蔽”（revealing）。技术成了“去蔽”的一种方式，即使存在者走上前来，把原先没有进入人类视野和活动范围的东西带到人类面前，敞开它的存在，揭示它的真实情况。技术与“存在”是紧密地关联着，唯有现代技术，才可以引起存在者在的显现，技术成为澄明“在”的一种途径，属于真理领域内的事情。

（二）、现代技术展现的方式：限定和强求

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展现的特有方式是一种挑战（challenge），即限定和强求。具体体现在现代技术展现的环节中。

从词源学的角度得出了现代技术是一种展现的途径这一结论后，海德格尔便立足于生活世界，对现代技术的展现就其实质性的物质内容加以考察。他从八个环节分析了现代技术的展现将存在者的存在缩减为物质化、功能化、齐一化的存在状态。

（1）物质化的展现。技术的展现已将一切存在物化了，现代技术的展现，是将存在者在物质层次上敞开出来，这种东西唯一地从技术意志的作用中得到它的存在。“由于技术的意志，一切东西都不可阻挡地变成贯彻着生产的物质。”^[61(p.267)]“一切东西成为物质，成为材料。”一切东西都失去了自己

的本质,失去了自己的价值、意义、影响和真实性,事物已被降格为未确定的但又可塑造的某种东西。

(2) 齐一化的展现。由于物质化使存在者降格为单纯的材料,相互间无什么差别,这样,一切都被千篇一律了,事物的存在表现为物质。

(3) 功能化。现代技术把存在者缩减为一种单纯的功能,通过功能得到它的存在。从此自然被功能化为能量提供者。

(4) 主客两极化。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展现出一种主客趋于两极分化的局面。人成为第一存在者,成了其他一切存在者的支配者和统治者,原来所有存在者所具有的主体性都被消匿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5) 谋算。海德格尔将现代技术的谋算展现称为“促进”(expediting),即估计、考虑某物,期待某物,使自身的过程指向别的进一步的过程。事物自身的展现是为了唤起另一种东西的展现,不断地指望别的东西,以换取较大的收获。

(6) 贯彻和统治。现代技术的意志是贯彻,这决定了事物的存在。这种意志规定了人的本质,将人放在了统治的地位。

(7) 生产和加工。海德格尔认为对世界的有意生产和加工也是从技术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是现代技术的展现环节。“世界生产”即“人把称作为整体的对象物的世界置于自身之前,并把自身置于世界之前,人使世界朝向自身,并为自身而生产自然。”“在多种多样的生产中,世界成为站立的(stand),并被带进这种生产状态。”^{[6](p.265)}“技术的生产是一种展现,并非只是对已经现存的东西的单纯存在上的完成。”^{[6](p.284)}生产表明了对对象的各种特点。

(8) 耗尽和替代。现代技术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不断增长地使用和消费任何种类的存在者。“事物变成了对象,事物为了耗尽而被生产出来,它们越快地被耗尽,它们就越快地越轻易地被替代。”^{[6](p.100)}

海德格尔认为在技术展现中“限定”和“强求”必须被看作是根本的东西。它们具体地体现了技术展现环节所共有的东西,反映出特定的综合功能,因而是现代技术展现的特征。技术限定意味着从一定的方向上去用某物,把某物限定在某物上,固定在某物上。限定就是定位。海德格尔举例说:“水电厂被置于莱茵河水流之中,它把莱茵河水流限定在水压上……”^{[2](p.19)}海德格尔认为限定具有方向性,限定是对物质和功能的限定,其结果是必然将物限定到为人所用的方向上去。

在现代技术展现中所发生的挑战性处置凸现

出来的无蔽状态,使所有事物都处于备用状态。这样,“限定”的功能是“把事物确定到为了贯彻、要求耗尽和替代的意志而被功能化,被预测和被统治”^{[7](p.75)}的方向上。这即是海德格尔所称作的“强索”。“强索”不是亲切地同事物打交道,探讨事物的自身性、独立和尊严,而是强迫和要求。其实质是强求某种东西进入一定的非自然形态,成为适合技术需要的东西,一被无限地索取。这样“强索”已改变了存在者自然意义上的存在。“并非在场的东西支配着,而是被进攻着。”^{[6](pp.186-187)}在场的东西已不被允许作为它自身,技术展现攻击性地对待着它们,使它们被统治,被估计。“在现代技术中统治着的展现是一种强索,这强索向自然提出苛求,要它提供能量。”^{[2](p.18)}这样,“强索”就具有严重的侵害性,它使彼物降临到此物,因而事物不得不违背自身,被迫放弃它们的原本存在,成为物质性和功能性的存在。

在探讨现代技术的本质时,海德格尔提出了“框架”一词。“框架”与“限定”和“强求”有密切的联系。它可以被理解为“设置法则”、“规整”(order)、“强求性要求”。海德格尔强调,“框架不可理解为存在的东西,而是理解为本体论的基本事件。”它是一个原始的会集者,会集技术展现的多种方式。框架有其自身的内部结构和独特要求,其功能是把存在者纳入自己,以自己的法则(框架)对存在者进行“规整”,使存在者服从要求。“座架占据着存在的被遗忘状态”,它是把实在(body)揭示为“持存物”(standing—reserve),“在座架中,存在状态的发生是与现代技术把实在揭示为‘持存物’的作用是相符合的。”^{[5](p.21)}

海德格尔认为“持存物”不是作为自然意义上的根本的存在(即“因为”性),而只是被召来的存在(成了“为什么”的东西,海德格尔认为“因为”比“为什么”更具有根本性)。它是由挑战式的揭示形成的事物到场的方式。在这里事物没有其他的存在,而是“立刻到位”。在限定中,“持存物”成为确定事物如何存在的方式,召唤在这里起着突出的作用。“一种事物被召来准备在一边,成为手边的东西,以作为进一步的召唤,凡被召唤出来的东西,才有自己的身份,我们称之为‘持存物’(standing—reserve)。”^{[5](p.17)}这即表明,出现在技术规程(ordering)中的事物只能迫使自身维持在它所进入的那个规程才能得到自己的存在。在技术展现中,存在者的存在被设计为“持存物”,这样,存在者就不直接站在我们面前成为对象,它已丧失了自主性、反抗性和相异性。现在“事物消解为技术要求的存在,只有能进入这样一种关系的东

西才是重要的，才被看作是存在的。^{[71](p.97)} 存在者的存在被展现为持存物。“持存物成为未隐蔽状态的唯一方式。”即存在状态的唯一方式。这样存在就被存在的状况所取代，存在本身被隐藏了，被消匿了，存在遇到了危险。

三、克服现代技术

海德格尔通过现代技术的视野，说明了存在被以无价值、无尊严的方式构造着。现代技术已经成为一种不可统治的力量，导致了严重的危险。“流行观念”从价值上判断技术，认为对人类生活的不利后果是技术应克服的东西。克服技术的原则是控制，即对技术加以引导、阻止、驾驭和排除。控制的手段是通过具有责任感、义务感和责任心的人的行动。海德格尔则驳斥了这一观点，他认为技术的危险在于使存在受到了威胁和破坏。存在者不再存在，它被物质化、材料化，成为被贯彻、被统治的功能物，成为单纯的“即刻到位”。“新时代科学技术放弃了事物的存在，以便把它们整理成对象化的和算出的东西，以适合技术的操纵和统治。”在海德格尔看来，这是真正的技术过程，是技术时代的基本的东西，也是该克服的东西。我们可以看到海德格尔克服技术的起点和立足点更具有原初性和根本性。他突破了克服技术之物的思想，把人类对现代技术的反思放置到一个更深刻的层面上。他强调，“在这里（‘流行观念’），事物的毁灭，事物始终隐藏的物性和事物的被遗忘，事物的本质决没有被谈到。”^{[21](p.162)} 技术是不可控制的，技术是一种展现，是摆脱人的任性的命运，这样人就不能从自身出发按照意愿而离弃技术展现，并用一种技术展现（技术的东西）去替代另一种技术展现。“我们首先必须符合技术的本质……技术的本质来自在场者的在场，即来自人决不控制而至多侍奉的存在者的存在。”^{[81](p.142)} 技术的本质应是“存在并活动着”。海德格尔克服现代技术的思想并不是单纯地否认和否定现代技术。他从现代技术对存在的被遗忘这一角度来批判现代技术，以期达到把技术收回到使它得以可能的基础上。现代技术使存在受到了威胁，事物和世界的存在被确定在“立即到位”的状态上。现实物被限定为持存物。自然在技术的展现中显示自己的可能性被剥夺了。存在者不再为自己作主，消失了特性，被物质化、材料化，成为单纯的功能物。在技术展现中，人也得到了与物相同的命运，对事物特性和自身性的消灭使人受到了技术的支配，人丧失了个性。

海德格尔认为要克服现代技术，就要能够沉思在技术展现中所发生的东西，这是人能够对付技术

的基础。如果人们不开始沉思的思想（海氏称为“冷静”），人就会无意识地听任于谋算的思想，直接无差别地将事物构造成持存物。海德格尔主张把对自然和事物的谋算和技术化收藏到自然的天性中，使之成为自然的力量，收回作为与世界打交道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技术展现。

现代技术对人是重要的，技术的对象同样也是重要的。我们要克服技术，并不意味着对技术加以简单的否定，放弃技术和其对象，而是要另有所为。在使用技术的同时有所提防，随时放松它们。我们可以使技术对象按其必须被使用的那样加以使用，但同时能够让这些对象立足于自身。我们可以对使用技术对象表示肯定的态度，也可表示否定的态度，即冷静地对待事物。

四、对海德格尔技术观的评价

海德格尔的技术观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容，他对现代技术的思考与分析是比较深刻的。他没有沉迷、满足于以往富有传统意义的“流行观念”，认为技术的本质绝非仅是“流行观念”所及的概括。于是他另辟蹊径，将现代技术的异化与反常和“存在”（being）紧密地结合起来。透过“存在”的境况说明了现代技术是展现（revealing），这种展现源源不断将物的存在予以暴露，使其树立起来，进入人类的视野，从而使得人类能够达至许多新的领域。他提出现代技术是一种构造，构造意味着新状况的形成与出现。在构造的过程中，技术表现出限定与强求的属性。这种限定与强求其实质是现代技术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将事物的属性与功用予以表现和揭显出来。技术越发展，愈能体现出存在物的新属性及特征。这一思想无疑给人类界定技术的本质开辟了新的途径，使人们能够从更高的层面上认识和把握现代技术，因而有可能有效地促进人们对技术的思考。

技术的本质是“框架”的概念，对于现时代实现天人合一，自然与人类的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框架”是先在的法则，它有自己的内在结构和要求，这种法则是天命（即自然）的体现。从而将技术上升到人不能支配和掌握的层次上，技术是外在的、独立的，倘若人要强行对技术进行控制，就会必然地陷入技术中心主义、技术万能的错误认识中。海德格尔认为技术是对天命的展现，这给现代技术下的人类活动是一种警策。他十分重视自然存在的东西，他的技术观始终贯穿着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发展。在技术展现中，海德格尔告诫人们一种存在者并非只具有物化的属性，而是有多重意义，首先它应作为存在者而存在。这对人们所沉

醉的技术活动是一种有力的反冲。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海德格尔主张不应违背技术规律,不应违背自然的意志,这是对人类技术活动原则的规定。

后期海德格尔立足实际生活,对现代技术中最根本性的东西进行反思。纵观他的技术观,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从技术展现、征召存在者存在到技术之败,使存在损害的转向。海德格尔看到了技术的异化,他提出不能停留在表面上,而是要对异化的原因进行思考。其次,在人与存在的关系方面,他提出事物和世界应有自己的特性和自身性。从而剥夺了技术的绝对性,打碎了技术中心主义的梦幻,开辟了事物和世界能够自由表现的活动领域。海德格尔克服技术的想法是科学的、谨慎的。他不全面否定,也不全面肯定,而主张冷静地对待技术。这为我们正确利用技术提出了一条科学的方法。最后,他不主张用技术去挽救技术,用技术去克服技术,而是要因循自然,这一思想在技术占重要地位的现时代是十分难得的。海德格尔的技术观对于现代科学学科的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他的技术思想源出于对现代技术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这种影响促使一大批人开始了新的学科研究,即后现代学科。以霍克海默、贝尔、马尔库塞等为代表的后工

业社会理论不断发展,学派力量不断壮大,逐渐地掀起一场学术浪潮。从历史的角度看海德格尔正是这一浪潮的发起人与带头人。

海德格尔的理论贡献就是赋予技术以价值标准,不再将技术认作为属于人的工具,而是外在于人的一种力量,给人和技术一个新的基础。现代技术已使许多自然能源物质出现了枯竭,技术物本身不能弥补自身的不足,而要将其放在可能的基础上,依靠自然的力量,这无疑是一种全新的思想,为当前及今后的技术发展指出了一条良性方向。

诚哉斯言,海德格尔对克服现代技术的提议,也有其明显的不足之处。首先他仅仅将克服现代技术限制在沉思的范围内,而没有将其贯彻于实践,没有在实践中提出必须实施的准则。其次,他主张消匿人的主体性,忽视人在克服现代技术过程中所起的实质性作用,这在日益发展的现代社会是苍白无力的。最后,他认为技术是“转折”;“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了得救的力量。”^{[9](p.41)}人绝不能对付技术的危险。技术的危险本身已潜伏自己的拯救者,即真理中的存在——天命、上帝。这在我们看来是难以实现的。

参考文献:

- [1] 葛力. 十八世纪法国哲学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5.
- [2] Heidegger. Lecture and article collection [M]. Fullingen: Neske publication, 1978.
- [3] 海德格尔·人, 诗意的安居——海德格尔语要 [M]. 上海: 远东出版社, 1995.
- [4] Heidegger. Identity and differenty [M]. Fullingen: Neske publication, 1978.
- [5] Heidegger. The concerning of technology [M]. New York: Hawaii university press, 1996.
- [6] Heidegger. The path in the forest [M]. Frankfurt: Guenther neske press, 1972.
- [7] 绍一博尔德. 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技术 [M]. 北京: 中国科学出版社, 1993.
- [8] Heidegger. What is thinking? [M]. Tuebingen: Max Niemeyer press, 1971.
- [9] Heidegger. Technology and turning [M]. Fullingen: Neske publication, 1976. (责任编辑: 苏晋生)

Releasing and Compulsory Need

WANG Hang-zan

Abstract While calling for a reflection on and considering it as a tool as well as a “popular idea” from an anthropological point of view, Heidegger made his commentary on modern technology of which he penetrates, with the help of phenomenological skills, into the essence. The foundation on which the world stands is modern technology which has the potency of blurring, degrading, and even destroying the substantial world itself, that explains why Heidegger advocates the idea of overwhelming modern technology.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makes an analysis and comment on Heidegger’s theory of technology.

Key words: modern technology; release; limit; compulsion; existence